

台湾历史上的移民与社会研究

陈小冲

主编

台湾历史上的移民与社会研究

陈小冲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历史上的移民与社会研究 /陈小冲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108-1119-7

I . ①台… II . ①陈… III . ①移民－历史－研究
—台湾省②社会发展史－研究－台湾省 IV . ①D69②K2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6363号

台湾历史上的移民与社会研究

作 者 陈小冲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
印 张 15.75
字 数 252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119-7
定 价 48.00元

目 录

台湾：琉球之名的失落	徐晓望	(1)
荷据时期汉族移民与台湾少数民族关系	林仁川	(28)
清代大陆向台湾移民中的女性移民	邓孔昭	(54)
台湾的客家移民及其宗族文化	杨彦杰	(72)
罗汉脚：清代台湾移民社会中的游民问题	陈小冲	(88)
清代台湾崩山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移民之间土地流转研究	王玉国	(98)
晚清台湾电报的创办及割台后中日间之交涉	李祖基	(112)
张之洞与反割台运动关系考论	陈忠纯	(126)
台湾闽客关系中的义民因素	汤锦台	(143)
台湾会馆历史沿革初探	费洪伟	(153)
日据时期福建在台“华侨”析论	黄俊凌	(168)
梁启超与台湾的抗日民族民主运动	李跃乾	(182)
海峡两岸媽祖信仰文化學術研究之探討	施志勝	(194)
台湾端午习俗与文化认同研究	张彩霞	(206)
附录：近年来大陆台湾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陈小冲	(214)
跋		(247)

台湾：流求之名的失落

——关于琉球与台湾历史的一种假说

徐晓望*

国际学术界对古代的琉球为何地一直争论不息。台湾著名教授中，方豪主张宋元以前的琉球即为台湾，而梁嘉彬却主张古代琉球从来不是台湾！^①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古人所说的琉球，实际上包括台湾岛与冲绳群岛。对学术问题众说纷纭是正常的，笔者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精神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台湾古称流求（或作流球、瑠求、流虬），但在明朝建立后，琉球之名被冲绳群岛的中山诸国所占用，台湾反而被称为“小琉球”，后改鸡笼、东番、北港等地名，最后才被称为台湾。本文试图探讨流求之名在台湾失落的原因和过程。

一、古代闽人眼里的“流求”和“虾夷”

台湾距大陆的福建省最近，所以，古籍中的琉球是否是台湾，首先要看闽人的观点。在《隋书》、《元史》等古书中记载中国东南部有一大岛，名为流求（或作流球、瑠求、流虬），它距福建很近。隋代福建名为建安郡，《隋书》记载流求国的方位：“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大业元年（606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

* 作者简介：徐晓望，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梁嘉彬自1954年以来发表多篇论文，力主《隋书》的“流求”即为今日的琉球。其代表作有：《隋书流求传逐句考证》，台湾，《大陆杂志》第四十五卷，第六期，1972年12月，第1-38页。

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时倭国使来朝，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隋军航海五日来到流求国，掳其民数千人而还。^①文中的“义安”即岭南的义安郡，其郡治在清代的潮州，位于台湾的西南侧。春夏之间，台湾海峡盛行南风，由义安出发，乘南风向东北航行，一日夜便可抵达台湾。隋代闽中与岭南以梁山为界，而梁山在今福建云霄县之南。所以说，福建的东山县和诏安县，在隋代都是属于义安郡管辖的。隋朝水师由义安郡港口出发，也有可能是从福建的东山岛港口出发。顺便说一句，清代施琅率福建水师远征台湾，也是从东山港出发的。

隋朝派兵到琉球掳掠人口，主要是想补充福建的人口。关于隋代从台湾进入福建的人口，在明代何乔远的《闽书》中尚留下记载：“福庐山……又三十里，为化南、化北二里，隋时掠琉球五千户居此。化里，则皇朝大学士叶向高之乡。”^②化北里与化南里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化”字，其意为：用中原习俗变化异乡人。台湾人在当时被当做夷人，所以要“化”之。《闽书》的记载也可得到宋代梁克家《三山志》的印证，据《三山志》，在福清县境内，宋代有：崇德乡的“归化北里”、“安夷北里”、“安夷南里”，孝义乡的“归化南里”。^③从其名字来看，它的得名应是安置流求来的夷人。其地位于福清半岛，与台湾隔海相望，用以安置台湾移民，是很恰当的。^④

以上史实表明，隋代水师发现琉球，与闽人有极大关系。从地理来看，隋代的流求即为今日的台湾。例如，19世纪末荷兰学者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在其《古流求国考证》一文中详证隋代的流求即为今日的台湾。日本学者村瓒次郎于大正七年发表《关于唐代以前之福建及台湾》，其观点与施列格相同。^⑤这一观点曾经得到多数中国学者的认同。当然，对这一问

① 魏征等：《隋书》卷八一，东夷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标点本，第1824—1825页。

② 何乔远：《闽书》卷六，方域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点校本，第139—140页。

③ 梁克家：《三山志》卷三，地理类三，陈叔炯校本，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0页。

④ 徐晓望：《早期台湾海峡史研究》，海风出版社，2006年版。

⑤ [日]村瓒次郎：《唐以前の福建及び台湾に就いて》，日本《东洋学报》八卷一期（1932年）。

题，台湾与冲绳学者也有自己的意见，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都认为隋代的琉球即为今日的冲绳。国际学术界也有人赞同这一说法。^① 实际上，冲绳群岛与台湾相比很小，不可能让海师何蛮等人感觉其地有“几千里”之长。所以，隋代的琉球不可能是冲绳岛。

在福建地方史籍中，最早记载琉球的是宋代的《三山志》，该书云：“昭灵庙下，光风霁日，穷目力而东，有碧拳然，乃琉球国也。每风暴作，钓船多为所漂，一昼夜至其界。其水东流而不返，莎蔓错织，不容转舵。漂者必至而后已。其国人得之，以藤串其踵，令作山间，盖其国刳木为孟，乃能周旋莎蔓间。今海中大姨山，夜忌举火，虑其国望之而至也。”^② 这条史料表明，琉球在昭灵庙之东，而且距“大姨山”不远。那么，昭灵庙与大姨山在何处？必须说明的是，《三山志》是宋代福州的州志，由曾任宰相的福州知州梁克家在淳熙年间编成。以上文字都是《三山志》记载福清县“山川”时留下的，而且，有关昭灵庙的记载，是附于“唐屿”之下。所以，“昭灵庙”与“大姨山”都在福清境内，而且，昭灵庙是在唐屿之上。《三山志》第九卷又载：“福清昭灵庙，县南六十里，号余坑。其山之阳有神降焉。古老相传，昔张仙师乘铁舟抵浮山，海旁古舟痕犹存。”^③ 清初杜臻的《粤闽巡视纪略》第五卷记载：“余坑山，在光贤里之唐屿。下有昭灵庙。相传汉有赵昇者，事张道陵得仙，隐居鸣鹤山下，常乘铁船抵浮山。”清代的《福清县志》记载：“余坑山，在海边塘屿之上，下有昭灵庙。”^④ 这些记载证明，昭灵庙在福清县光贤里的唐屿。唐屿是福清半岛东南海上的一座海岛，其地面对台湾海峡中部，今属平潭县。唐屿的余坑山较高，按照《三山志》的说法，站在山顶向东望去，天气好时，能看到海天之际有一块小小绿岛，福州民间传说这就是琉球。按，福清唐屿余坑山恰是福州市距离台湾最近的岛屿之一，所以，从唐屿余坑山上看到的琉球只可能是台湾，不可能是冲绳列岛。

^① [日]秋山谦藏：《隋书流求传再吟味》，日本，《历史地理》，第五十四卷第二号，昭和四年八月一日发行。

^② 梁克家编：《三山志》卷六，地理类，第86页。

^③ 梁克家编：《三山志》卷九，公廨类三，第161页。

^④ 林昂等纂：乾隆《福清县志》卷二，地舆志，福清县志编纂委，1987年点校本，第26页。

元朝称台湾为“瑠求”，《元史·瑠求传》记载：

瑠求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州界内，彭湖诸岛与瑠求相对。亦素不通。天气清明时，望之隐约若烟若雾，其远不知几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彭湖渐低近瑠求则谓之落漈，漈者水趋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渔船到彭湖已下，遇飓风发作，漂流落漈，回者百一。瑠求在外夷最小而险者也。汉唐以来史所不载，近代诸番市舶不闻至其国。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九月海船副万户杨祥请以六千军往降之，不听命，则遂伐之。朝廷从其请。继有书生吴志斗者上言生长福建熟知海道利病，以为若欲收附，且就彭湖发船往谕，相水势地利，然后兴兵，未晚也。冬十月乃命杨祥充宣抚使，给金符；吴志斗礼部员外郎，阮坚，兵部员外郎，并给银符。往使瑠求。诏曰：“收抚江南已十七年，海外诸番罔不臣属。惟瑠求途闽境，未曾归附”。

此文出现的杨祥是海船副万户，应在闽浙沿海行船，所以会对琉球有看法；而吴志斗自称长于福建，明显是一个福建人。《元史》中有关瑠求的知识，应是他们带给元朝官方的。在他们看来，瑠求即在福州、兴化、泉州、漳州海岸线的“界内”，与彭湖岛相对，而且与福建很近，这肯定是台湾岛了。

又如在泉州任职的汪大渊曾经到过瑠求。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瑠求“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头，曰大崎。其峙山极高峻，自彭湖望之甚近。余登此山则观海潮之消长，夜半则望暘谷之日出，红光烛天，山顶为之俱明。土润田沃，宜稼穡。气候渐暖。俗与彭湖差异。水无舟楫，以筏济之。男子妇人拳发，以花布为衫。”元代瑠求是商人的一一个贸易点，“地产沙金、黄豆、黍子、硫黄、黄蜡、鹿、豹、麂皮。贸易之货，用土珠、玛瑙、金珠、粗碗、处州磁器之属。”^① 汪大渊所说的瑠求距彭湖岛很近，又出产沙金，可以肯定的是台湾了。因为，琉球从不出产黄金。

明代彭大翼也有类似观点：“琉球国有彭湖岛，在国西，水行五日。地近福州、泉州、兴化四郡界。天气晴明，望之隐然若烟雾中。水至彭湖渐

^① 汪大渊：《岛夷志略》琉球，中华书局，1981年校释本，第16—17页。

低，近琉球，谓之落漈。漈者，水趋下不回也。凡两岸渔舟至澎湖，遇飓风作，漂流落漈，回者百无一二。”^①

所以，从福建地方史料来看，古代福建人眼里的“流求”应为后日的台湾。那么，唐宋元时期的冲绳群岛在史册上是什么国家？我想应是“毛人国”，或是“毛民国”。唐代大文豪韩愈有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东海诸国：“其海外杂国若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② 在其所列诸国中，流求国和毛人国并列。毛人国的特点在于：其居民身上的体毛较多。去琉球访问的人都会发现：冲绳本岛的男子体毛丰富，手臂上就有很长的汗毛，这是欧罗巴人种的一个特征。《闽书》评明代的琉球人“深目多须”^③，所以，冲绳古居民应被称为“毛人”，或是“毛民”。《太平御览》记载：“毛民国，《山海经》曰：‘毛民国，为人身生毛。’今去临海郡东二千余里。毛人在大海中洲岛上。为人短小，面体有毛，如猪熊；穴居，无衣服。晋永嘉四年，吴都司盐都尉戴建云：‘在海边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状皆如此，言语不通。送诸丞相府，未至，路死。有一人在，上赐妇生子，出入市井中，渐晓人语，自说其所在，是此毛民。’”据说，毛民的发展水平较落后：“《土物志》曰：‘毛人之洲，乃在涨屿。身无衣服，凿地穴。虽云象人，不知言语。齐长五尺，毛如熊豕。众輩相隨，逐捕鸟鼠。无五谷，惟捕鸟鼠鱼肉以为食耳。’”^④ 以上记载肯定会有一些夸张，不过，东海之上有一个传说中的毛人国，则是可以肯定的。

东海诸岛上为何会有毛人国？《旧唐书·日本传》介绍日本：“东界、北界有大山为限，山外即毛人之国”；《宋书·倭国传》又载：“自昔祖祢躬环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这里请注意毛人国的数量不少，竟有 55 国之多，可见，毛人曾经广泛存在于东北亚。其后，因毛人国被日本消灭，其种族发展受限制，越来越少。今日日本的北海道土著“阿伊努人”的体毛较丰富，被日

^① 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百二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26 页。

^② 韩愈：《昌黎集》卷二十一，送郑尚书序。

^③ 何乔远：《闽书》卷一四六，岛夷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4349 页。

^④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四夷部十一，南蛮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0 - 11 页。

本人称为“虾夷”，意其体毛较长，像虾的须毛一样。那么，古冲绳群岛会有“虾夷族”吗？日本最早研究琉球人种的鸟居龙藏认为，琉球今日的土著混有阿伊努人的血统。据当代人类学家研究，在绳纹文化时期生活于日本南北诸岛的民族大都是阿伊努人，而到了弥生文化时期，新一波的大陆人渡海到了日本诸岛，渐渐取代了原有的南方人种，而日本境内阿伊努人种的后裔，也就剩下了北海道的虾夷人及冲绳群岛的琉球人。所以，冲绳岛的琉球人被称为虾夷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虾夷国”很早就出现在东亚的地图上。南宋景定年间的一幅“东震旦地理图”，其上即有“虾蟆”，也有“琉球”，见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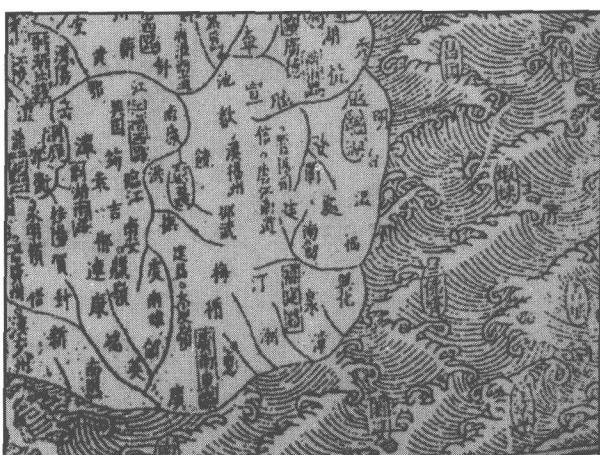


图一 东震旦地理图①（原出于南宋景定年间志磐所著《佛祖统纪》，其图东南海上有扶桑、日本、虾蟆、流求诸岛名）

在“东震旦地理图”的东南部海上有扶桑、日本、虾蟆、流求诸岛名。其中“虾蟆”在日本与流求之间，明显是古冲绳群岛。也就是说，今日的琉球在宋以前是被叫做“虾蟆”的。

在宋代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之上，东海之上的“流求”与“虾蟆”也是分开的两个岛，只是“流求”在上，“虾蟆”在下，与“东震旦地理图”二岛的位置刚好相反。

① 引自中国测绘研究院编纂：《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第51图。哈尔滨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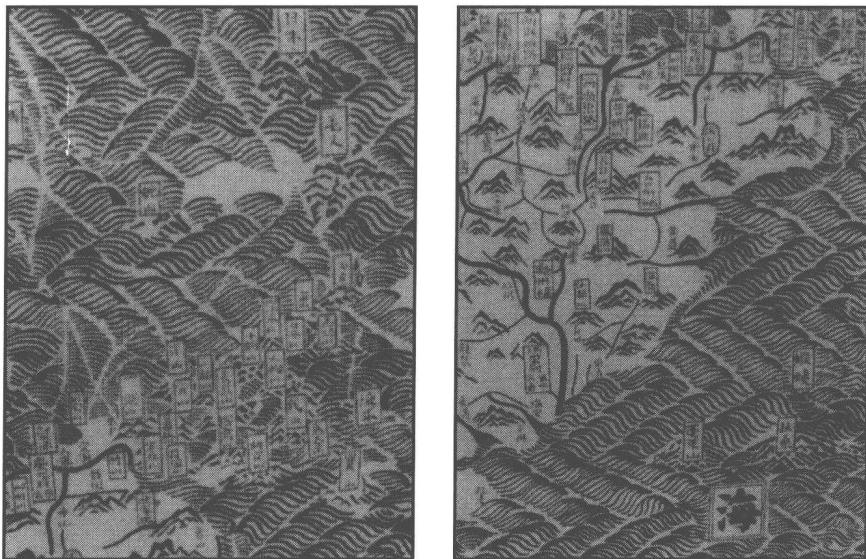


图二 宋代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①

又，据日本学者青山定雄的《唐宋时代的交通和地志地图的研究》一书，日本僧人白云惠晓于宋代来到中国，宋亡后回到日本，带回一幅约刻于宋末咸淳年间（1265－1274年）的“舆地图”，该图在东亚海上绘着流求、毛人、虾蟇诸岛国，它说明流求不同于“毛人国”或是“虾蟇国”。

唐宋时期，中国人多数时间里不知道冲绳群岛之上民众的生活。按冲绳的史书记载，冲绳是在宋代末年才有了最初的国家，其国王是舜天。舜天的政权不太稳固，子孙后分为几个国家，相互作战。不过，他们较为重视商业。万历《温州府志·番航》记载了一条往事，约在元朝之时，有一条海船遭遇台风失控，飘到温州岸边：“元延祐四年六月十七日，黄昏时分，有无舵小船在永嘉县海岛中界山，地名燕宫飘流。内有一十四人，五人身穿青黄色服，九人并白衣。内一人携带小木刻字，长短不一，计三十五根，上刻圈画不成字样，提挈葫芦八枚，内俱有青黄白色成串硝珠。其人语言不辨，无通晓之人。本路彩画人形船只图，差官将各人起解江浙行省。当年十月中旬省以事闻，奉旨寻访通晓语言之人，询问得系海外婆罗公管下密牙苦人氏，凡六十余人，乘大小船只二艘，欲往撤里即地面博易货物。中途遇风，大船已坏，惟十四人乘小船飘流至此。有旨命发往泉南，候有人往彼，便带

① 盛博：《宋元古地图集成》，星球地图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图三 白云惠晓携至日本的《舆地图》局部

（上有“琉求”、“毛人”、“虾夷”诸岛。此图原出于青山定雄的《唐宋时代的交通和地志地图的研究》一书。此处所摄为深圳梁二平先生提供给泉州海交馆 2010 年 7 月 11 日的中国航海日“中外古代海图展”）

回本国云。”^①

这条史料表明，当年飘到温州的这条船来自海外不知名的海岛，他们有初步的文字，但没有纸笔，文字刻在小木块上。唐宋时期的纸张是中国的特产，不要说冲绳，就是日本还保留的不少木简文字，著名的有平城宫木简等，大多是奈良时代的遗物。^②从当时东海各国的文化来看，日本与朝鲜都使用中国的文字，台湾的先住民没有文字，上述婆罗公手下却有一些“小木刻字，长短不一，计三十五根，上刻圈画不成字样”，可见，这是一种类似日文平假名之类的文字。因而，这些出外贸易的岛民，只能是建立政权不久的冲绳诸岛人。这条史料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证明了元朝所说的“瑠求”不是冲绳岛民。元朝在忽必烈至元年间就派人到“瑠求”去

^① 刘芳誉等：万历《温州府志》卷十八，番航，中国书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18 册，第 528 页。

^② 奈良县文化财研究所编：《日本古代木简字典》，八木书店，2008 年版。

招抚当地民众。元成祖继位后，大德元年（1297年）十一月，“福建行省遣人覩瑠求国，俘其傍近百人以归”。^① 次年，元朝廷“遣所俘瑠求人归谕其国，使之效顺”。^② 可见，元朝对“瑠求”是很熟悉的。如果婆罗公的手下众人是“瑠求”人，《温州府志》会直接记载他们是“瑠求”人，所以，元代的“瑠求”实为台湾人。

从现有证据看，在宋以前，冲绳群岛并不叫流求，或其同音之名。它被称为“虾夷（虾蟇）”，是东亚毛人国的一种，而流求是台湾的专用名字。明初杨载带“虾夷”人到明朝以琉球之名进贡，是弄错了。

二、明初出使琉球的使者杨载

台湾古称琉球，然而，明初派使者杨载出使琉球，他没有带来台湾岛的贡臣，却到了冲绳群岛的中山诸国，将中山国王察度之弟带到明朝，从此，冲绳岛的中山国得以琉球之名向明朝进贡。杨载所携诏书载于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第四卷，后人将其收入《明太祖实录》第七十一卷及《明史》第二卷时，都作了节录，尤其是《明史》所载，凡有“夷”字，都删去了。以下选择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的记载：

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临，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夷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不纲，天下争兵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开基江左，将兵四征不庭，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越，勘定巴蜀，北清幽燕，奠安华夷，复我中国之旧疆。朕为臣民推戴，及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惟尔琉球，在中国东南，远据海外，未及报知，茲特遣使往谕，尔其知之。^③

文中直称海外民族为“夷”，难怪清朝正式收入《明史》时删去了。看来当时的冲绳人不太懂中国文字，也许是使者杨载的外交技巧好，他将这么

^① 《元史》卷十九，成宗纪，第414页。

^② 《元史》卷十九，成宗纪，第417页。

^③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四，东夷，余思黎点校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5页。

无礼的外交书带到海外，竟然完成了外交，使冲绳的中山国自愿来进贡。因此，要研究台湾、琉球历史的错位，还得了解杨载此人。关于杨载的出使，明初胡翰有一篇名为《赠杨载序》的文章：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师。会杨载招谕日本，自海上至。未几，诏复往使其国。四年秋，日本奉表入贡。载以劳获被宠赉。即又遣使流球。五年秋，流球奉表从载入贡。道里所经，余复见于太末，窃壮其行。丈夫生不为将，得为使足矣。缓颊折冲之间，一言得之，足为中国重；一言失之，亦未尝不为夷狄侮笑。东南海中诸夷，国远而险者，惟日本；近而险者，则流球耳。由古以来常负固桀骜，以为中国不足制之。元入中国，所统土宇与汉唐相出入。至元中尝命省臣阿婆罕将兵讨日本，未及其国，而海舟多漂覆不利。其后又议取流球，用闽人吴志斗之言，不出师而遣使往谕其国。留泉州者虽久之，讫不能达而罢。岂二国果不可制乎？亦中国未有以服其心也。今载以一介行李，冒风涛之险，涉鱼龙不测之渊，往来数万里如行国中。不顿刃折鏃而二国靡然。一旦臣服，奉表贡方物，稽首拜，舞阙下，此非人力，盖天威也。天威所加，穷日之所出入，有国者孰不震迭。因其震迭，而怀柔之，行人之事也。非有陆贾之辩、傅介子之勇，莫膺其任。而载慷慨许国，奋不顾身者，吾不知其何所负也。窃求其故，而于驸马王公见之。公在闽中，尝取汉太尉家法，书以遗载，欲其不失为清白吏子孙。意者夷人饶于货宝，恒以此啖中国之使。中国之使受其啖而甘之。鲜不畔于利者。使载不畔于利，则奉天威命，安往而不济。苟畔于利，则虽奇丈夫、检狎小子之不若耳。幸加勉焉。今国家委重，非特使事，盖将授之以政矣。^①

如其所云，杨载为元末明初之人，明初在朝廷做官，曾被派至日本和琉球出使。他的出使相当成功，使长期没有外交的日本、琉球派出使者到中国来进贡。此处有关日本进贡问题，与《明史》的记载略有不同，因不是本文的主题，暂且不论。至于琉球的进贡，始于杨载，则是公认的。不过，关于杨载其人，却始终未能找到可靠的史料。这是因为，杨载之名太普通，而历史上有两个出名的杨载。其一为南宋初年的杨载，他曾奉南宋大臣张浚之

^① 胡翰：《胡仲子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10页。

名潜入刘豫部下，为南宋通消息。其二是元代中叶的杨载，他是福建浦城籍的杭州人，以诗文震撼京师，曾经在元朝的翰林院奉职。《元史》一百九十卷有传。他在大德年间已经有诗名，后入选元翰林院。与虞集、揭曼斯、范椁号称元诗四大名家。元仁宗延祐二年进士，曾在江西任官多年，仕至翰林院待制。杨载死于元代中叶，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年），其好友武夷山杜本为其刊刻诗集，另一好友范椁为其写序，所以，此前杨载已经过世很久了。

这样看来，明代初年为明朝出使日本和琉球的杨载，肯定不是元代中叶的杨载。据《明史》的记载，出使琉球的使者其职务为“行人”，这是礼部的职业外交官。明初曾聘用原元朝的许多官员，其中一些人被为出使外国，例如福建古田人张以宁便以出使安南出名，他原来也是元朝廷的官员。这样看来，明初的杨载，也有可能是元朝的旧官员，后被明朝接用，并让他出使远方。杨载两次出使成功，朝廷对他很看重，所以胡翰说：“今国家委重，非特使事，盖将授之以政矣。”看来此后杨载得到升迁。杨载与胡翰交往，看来也是一个文学家。

杨载与杨孟载，应为同一人。杨孟载，名杨基，他是元明之际著名的文学家，与高启、张羽、徐贲等并称为吴中四杰。不过，不少史料称与高启等人并称的杨孟载，又名杨载。例如：王鏊的《姑苏志》记载陈则其人：

陈则，字文度，崐山人。洪武六年秀才，举任应天府治中。迁户部侍郎。左迁大同府同知，进知府。则文词清丽，与高启、杨载同称。^①

又如《江南通志》记载：“张羽，字來仪，浔阳人。元季寓吴中，与高启、杨载、徐贲称吴中四杰。洪武初征为太常丞，兼翰林院，同掌文渊阁事。”^②

更多的史料称杨孟载与高启、徐贲、张羽并称四杰。例如《四库全书总目》说：“臣等谨案，眉庵集十二卷，明杨基撰。基字孟载，其先嘉州人。祖官吴中，因家焉。始为张士诚记室，洪武初起为荣阳县知县，历官山西按察使。寻以事夺官输作。卒于工所。明史文苑传附载高启传中。史称基

^① 王鏊：《姑苏志》卷五五，卓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7页。

^② 赵宏恩等：《江南通志》卷一百七十二，人物志，流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页。

少以《铁笛歌》为杨维桢所称，与高启、张羽、徐贲号明初四杰。”又如江朝宗的《眉庵集序》：“先生读书日记数千言，尤工于诗，与高启、徐贲、张羽为诗友，故时有高、杨、张、徐之称云。”^①

李东阳说：“国初称高、杨、张、徐，高季迪才力声调远过三人远甚。百余年来亦未见卓然有以过之者，但未见其止耳。张来仪、徐幼文，殊不多见，杨孟载春草诗最传。”^②

高启的《大全集》中有一些和杨孟载的诗，如：第十卷的“次韵杨孟载早春见寄”，第十四卷的“次韵杨孟载署令雨中卧卧疾”。这都说明高启与杨孟载的关系极深。

《明史·姚广孝传》记载：“广孝少好学，工诗，与王宾、高启、杨孟载友善。宋濂、苏伯衡亦推奖之。”其中杨孟载作为著名文人与高启、王宾、姚广孝等人并列，应当就是同一人。

以上史料表明，与高、徐、张等人并称吴中四杰的杨载，即为杨孟载。那么，明初的杨载为何要改名杨基，字孟载？我想这是因为与名家同名的缘故。浦城杨载是元代诗人四大家之一，杨孟载与其同名，容易被后世之人误会，所以，明初的杨载一定要改名。

杨孟载一生二仕，原为张士诚的记室，入明以后，虽为明朝官员，又曾出使日本。他的历史复杂，虽有《眉庵集》传于后世，但集中有诗无文。据写《眉庵集后志》的张习说：“然先生平日之诗甚富，皆率意为之，累不存稿。尝见先生自序一秩云：因吾友方君不得见予全集为恨，故留此以示之尔。则是先生盛年，稿已散失。今流传人间者，十无二三。况皆抄本，又无序志，家异而人殊。后至天顺间，郡人郑教授尝刊行。”由此可见，杨孟载的诗文，在其壮年时就已经散佚。其原因应与其做过张志诚的记室有关。以他这一职务，早年肯定为张志诚写过许多文章，入明以后，这些文章是可作为他的“罪证”的。他有意不收集自己的诗文，应与这一点有关。由于杨孟载诗文散佚过多，在其《眉庵集》中很难找到出使日本、琉球的记载，仅有一些诗可以作为参考。例如，他写过《应制送安南使臣杜相之还国都》

① 江朝宗：《眉庵集序》，载杨基：《眉庵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页。

②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页。

的诗^①，所谓“应制”，说明此诗是奉帝命而写的。他应在礼部做过官，才会有这类诗留下。他又有《送郑与权之官七闽》一诗：“七闽地暖不飞雪，山路早行仍衣绵。黄金结客记昔日，白发上官非壮年。荔子晓风人似玉，桄榔春雨树如烟。还家定跨扬州鹤，流水寒松绕墓田。”^② 这首诗写福建的自然情况很对位，应有亲历福建的体会；而“黄金结客记昔日，白发上官非壮年”一联，也说明他确实到过福建，并与闽中的高官有交往。他还有《天妃宫赠道士沈雪溪》一诗：“帝遣神妃降紫芬，海波摇荡赤霞裙。月明贝阙金銀气，日暖龙旗颯鳳紋。青冊簡書天上錫，紺帷靈語夜深聞。方壇露冷三花繞，坐演琅函大篆文。”^③ 明朝学者写到天妃的并不多，所以，这首诗反映了他对天妃信仰的兴趣，这在明代学者中是少有的。那些写天妃诗词的人，多乘过海船。而明代的习俗，出使日本、琉球的使者多会到天妃宫里祭祀。

对杨载历史的探讨，将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杨载的琉球之行。由于其人原为张士诚的“记室”，而张士诚是朱元璋眼里的大敌。所以，朱元璋虽然没有杀杨载，还任命他做礼部的官，其实不一定安好心。因为，他将出使日本的使命交给了杨载。此前，出使日本的朱元璋使节，已经被日本杀了一个。杨载再次出使，命运不可知。他到了福建后，还被镇守福建的驸马王恭告诫：出使之后，不可贪财，以免被“夷人”看轻！这样，发财的路也没有了。可以说杨载到日本出使，完全是一桩苦差，而且危机四伏。看来日本方面也看破朱元璋的动机，不想当明太祖的杀人机器，便放过了杨载。这样，明朝与日本建立关系的努力就此成功。也许，这一切都在朱元璋的计算中。对杨载来说，出使日本，可以说是在死神之前转了一圈，通过这次冒险，杨载扭转了自己在明朝的命运。

三、明人长期以为“琉球人”来自台湾

《明史》上的杨载是一个成功的外交家，他出访日本两次，出访琉球一

^① 杨基：《眉庵集》卷八，第21页。

^② 杨基：《眉庵集》卷八，第20页。

^③ 杨基：《眉庵集》卷八，第12页。